



我的厦门

吴尔芬 著

厦门的城市不大不小，气候不冷不热，
文化不咸不淡，朋友不近不远。

此刻，

我站在28楼的阳台，眺望花木掩映的鼓浪屿，
倾听中山路人流的喧嚣，我在想……



我的厦门

吴尔芬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厦门 / 吴尔芬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126-5912-4

I. ①我… II. ①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4244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150mm×22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42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	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912-4
定 价	56.00元



目录

001	金 窖
008	夏 季
022	绝 活
032	惬 意
041	我的厦门
055	五色花
096	飞
109	窗外是一堵墙
152	迷 途
163	葡萄没熟
172	悲伤的心所在的地方
211	一个战友在北京
220	阳光灿烂
230	樱花凋落

金 窖

我们蹇畬这地方小，说是困难时期那年全村只剩一只公鸡，也能一鸡啼而唤全村起。但蹇畬有三宝却是方圆十几里家喻户晓的，有歌谣为证：

上蹇李屋桥，
下蹇刘时耀，
火保家里存金窖。

我三岁流鼻涕时姐姐就教了我这首歌谣。读书后我妈常说，我们家没有金窖，发恨读书才能成为时耀叔那样的人。

我们祖上孤单漂泊到蹇畬时，蹇畬原是住着千户人家的李

坑，李屋桥乃李氏所造。李屋桥横跨唯一的小溪，是交通要道，也是李氏烧香拜佛打醮所在地。我们那位祖上聪明，用黄纸写一“绝”字偷偷塞入中心一圆石下，而后安稳地住入村中，再娶一李姓姑娘为妻。渐渐地，刘家子孙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越发人丁兴旺，李家最后留下这屋桥归刘家纳凉和一剃头髻夫伺候刘家。李坑由此变为蹇畬，李屋桥成为刘氏祖上聪明强大的象征。

刘时耀原先是地区教育局长，局长有多大知道吗？父亲见我们兄弟姐妹没一个人答得上来，比了个圆形的手势说，有知县那么大。父亲强调说，别说见过，我们蹇畬连知县的屁都没人闻过。

刘时耀的大儿子初中一毕业就当上村支书，稍不留神就当了一二十年，他家盖的大房子从根本上改变了蹇畬的落后面貌。这么说吧，城里有的东西他家全有，会洗衣服煮饭的机器、壁柜大的音箱、打转的椅子、上锁链的狼狗。我父亲说，地主算个逑，你时耀叔拨根毫毛也够三个地主上吊。我们蹇畬村除了墙上的标语年年刷新，什么都破破烂烂的，刘时耀的大房子坐落在村中央就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看上去十分委屈。局长是蹇畬第一大官，现在离休在家被乡政府聘为顾问，重要的是，时耀叔还有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在深圳工作。村里人都说去深圳根本不用戴斗笠，两边的楼房太高了，再大的太阳也晒不着。每至春节两个儿子齐齐回家过年，父子四人从村里唯一的小街

走过，村人无不认同称刘时耀为蹇奋一宝名副其实地地道道彻头彻尾。

至于刘火保家里存金窖的数量和来源，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传说有三：

刘火保的祖父在一枕幽梦中，见一仙人飘然入室，告知：往后山金鸡岭石阶上数九九八十一级中间一块石头，掀开便有一金锅。刘火保祖父醒来即唤醒刘火保父亲点松脂连夜把金锅端回。另一传说是刘火保的父亲在困难时期从公社分到二两猪肉，回家途中把肉挂置树梢倒地而睡，等一觉醒来肉已被蚂蚁啃尽。多年不知肉味的蚂蚁为报答他，连成一线引他到一巨石下，他伸手摸出一金母鸡，再摸便陆续掏出十个金小鸡。这种金窖名为鸡携子。第三种传说是刘火保父亲蒔田时遇倾盆大雨，奔跑在一草寮躲避。雨至傍晚不停，天擦黑忽见一罐灿烂生辉，挽袖抓出看，是死人骷髅，噌噌白光中纯金牙齿特别耀眼，逐个扳下正好二十个。

读了初中，语文老师吩咐写作文《谈理想》，我认为做人要么像刘时耀当官要么像刘火保家存金窖才有点意思，老师批了思想不健康我还是这么想。我每每告诉我同学，找我家容易，跟刘火保隔壁就是，我还叫他叔叔呢。当然，这层关系不好跟同学讲，以免炫耀之嫌。

我曾带着十分敬仰十二分的羡慕小心翼翼地问：

“火保叔，你家的金窖是什么？”

“哪里的事。”

不管谁问起金窖，他都这样微笑着回答。他眯着眼微笑总是高深莫测，他越是这样含糊不清大家对他的金窖越有兴趣。家存金窖的火保叔家里跟别人没有两样，吃喝穿着也不见突出。该他出的他不少一棵，不该他出的他不多一粒。有次我父亲他们在我家杀狗，每人需凑一杯油炒狗肉，我亲眼见他双手捧杯盯着杯口一步一移端来。我说火保叔怎么不用碗呢。

“那不准的。”火保叔气喘吁吁地说。

火保叔结婚五年不育，从外村抱养了一个女孩。我妈说那女孩小时候好倩，可不知怎的越大越丑。又短又胖不见眼睛和下巴，只有红鼻子厚嘴唇，可是居然成为刘局长的媳妇，也就是书记夫人。我妈说，没法子，村里只他们两家门当户对。

一远近有名的巫婆得知火保妻不育，冲着他家的金窖来跳神。那巫婆神跳得特别有劲有节奏，咒语念得特别响亮。三天过去火保叔一分钱不肯多给，巫婆暴跳如雷，捶胸说，仙姑啊，你给他一个木瓜好了。十个月后，火保叔果然得一子，他老婆说起来也算我婶婶喜得疯癫，整天抱着襁褓悠荡，口中念念有词：

“金钱羔金钱崽；我有钱的羔我有金钱的崽。”

火保叔就干脆给他取名刘金钱。当然，这些都是我妈自叹

家境不好时讲的。

这个刘金钱小学跟我同了学，超过指头的数字从没数对过。四年级时我们十几个人扳住他的手扒下裤子，要他说出金窖的样式，并威胁说不讲就把裤子踩进烂泥田。我们把光屁股的金钱堵在田埂中间，哭了整半天还是说不出金窖的模样。他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

“反正我家有金窖。”他无所谓地说。

“我们不能跟人家比，人家有金窖。”我妈经常这样教育我要勤奋读书。

火保叔依靠亲家的努力，在刘时耀局长离休前把独子塞进县教育局印刷厂当临时工。临走前我妈煎了鸡蛋送行，金钱抬筷子撩撩就下桌了，他说，城里人谁还吃煎蛋？

金钱长大成人了，来做媒的人踏矮了门槛，他挑来挑去选中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用我妈的话说，这女孩倩得跟当年的下乡知识青年一样。

万分不幸的是，火保叔不等金窖发挥作用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不起。

在他奄奄一息的那天，金钱兄提着网兜匆匆赶回来，见他妈坐着有声有色地哭：“爹呀爷呀……”

我婶婶哭得抑扬顿挫，鼻涕甩得叭叭响。金钱去拉她，她一扭说：你甭管我。

金钱一急，也趴在父亲身上嘤嘤地哭。我和我妈站在门边不知所措。火保叔的女儿一直在忙碌，见弟弟哭了也紧挨母亲坐下哭将起来：

“爹呀爷呀……”

听大门外人声嘈杂，就见刘局长与书记儿子等人大步流星鱼贯而入，收尸的木头鬼左手拎鸡右手持刀跟进来，准备断气后扎脚下祭。许多妇女和小孩挤作一堆，场面大乱。刘局长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临阵不乱指挥若定。他把金钱拽出来，满脸焦急地问：

“金窖哩，你爹有没有告诉你放在哪？”

金钱茫然的摇头。

刘局长一歪脸：“完了完了，快去问你爹。”一把将他搽进去，关上房间门。

书记在外面维护秩序，喊，“大家别吵了，里面还讲话哩。”哭声也就戛然而止。

我竖起耳朵，全神贯注，只听见金钱在里边迫不及待地问：

“爹！爹！金窖放哪？”紧急得像是为自己找解药。

大家屏住呼吸，立在外边等了几分钟，金钱猛地搽开门，蹲在地上号啕大哭，歇斯底里揪头发跺脚。他妈忙过来拉他，金钱，怎么啦？到底怎么啦？可怜他妈至今也不知道金窖放哪。金钱只管拼命哭什么也不说。局长书记去劝都没用。

金钱蹲在地上哭，从上午哭到傍晚，由人家去张罗后事。

刘局长和儿子书记面面相觑，徐徐叹口气说：

“火保他爹死时火保也是这样哭的。可怜的孝子还没结婚呢。”

出殡那天，灵旗飘飘、幡幅林立，送葬的人排成长队从村头到村尾。哭声锣声唢呐声响成一片。火保叔是村里的名门望族，我和我姐持香顺在队伍中，第一次看这种送葬架势，深感他老人家名不虚传。

棺材抬到李屋桥上，“八大金刚”放上棺材准备杀土。屋桥门口点燃一堆火，送葬的人一只脚踏过火堆，“荡红”一下就可以回去了，杀土完后由八个木头鬼抬上山埋下便了事。金钱站在人堆里红肿着眼沙哑着说一些感激叔伯婶婆们的话。老者便劝他人死不能复生要想得开之类。

我忽然心血来潮，斗胆说：

“金钱哥，反正你家有金窖。”

金钱的脸抽搐了一下，痛苦地勉强一笑：

“哪里的事。”

回答得跟他父亲一样，也许跟他祖父一样。

站在他周围的人啧啧点头。

于是，村人又坚信无疑刘火保的金窖传给他儿子刘金钱了。

原载《厦门文学》1989年第1期

夏 季

相思豆咖啡厅老板娘的夏天来得特别快，她在夏天也特别风韵。我和诗人写两首面对面坐在高背沙发上目光呆滞不知喝什么，老板娘猛地抛过来一个媚眼，握住两瓶啤酒两个高脚杯，说喝啤酒吧，新出的。回转身瓶撬准确无误地从柜台里丢过来。

我说我遇到一件头皮发麻的事，写两首嗤之以鼻，他认为让吴大哥头皮发麻的事不会发生。我说不信算了，喝掉。他说喝掉，回去写两首。

我和豆子第一次光临相思豆咖啡厅的那天傍晚，她情绪很好，一蹦一跳的，还老远就偏着脑袋笑，阴阳怪气的样子。我问豆子笑什么？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爸给我取名的时候根本没想到相思豆什么的，他想的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知道

豆子的哥哥叫大米，姐姐叫小麦，她爸当时是公社书记，我说像你爸这样务实的领导现在可不多啊。豆子说那当然，神气活现，骄傲得像小公鸡似的。我发现女孩子特别经不起夸，她不等弄清楚这夸奖是真是假就先得意起来再说。许多事情的发生不能怪男人太狡猾只能怪女人太幼稚，事实上男人仅仅是灵机一动而已。

在舞会上认识豆子的时候她给我的印象十分平淡。人家介绍说这是豆子，这是老吴，她很认真地纠正说是鞠小豆。我不解，问，什么鞠？她非常自豪地响亮地回答，是鞠萍姐姐的鞠。

舞会结束后我们男的按规矩摊派送女孩子，我自告奋勇送豆子。按她的指点把她送到家门口，她进屋关上门，又打开露出脑袋说，谢谢你啦来玩噢。我往回走，心想“来玩”的可能性恐怕很渺茫。

大约是第二天吧，我去店里打印一份材料。两个打字的娘们干得认真仔细兴致勃勃，老板坐在门边的小竹椅上读厚厚的言情小说，温和的阳光撒在他抚着膝盖的右手，是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我坐在另一张小凳子上，里边四通电脑滋——嗒、滋——嗒的打字声听来十分和谐悦耳。我心情愉快。愉快的心情比较容易想一些该想和不该想的事。走路的骑车的人流来去匆匆一片繁忙景象，我估计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事情挺重要，我想不通大家在忙什么，心里就好笑。

豆子远远地踢一只易拉罐的空壳走来，叮叮当当自得其乐。这种微微驼背的样子我一眼就认出是豆子。我喊，嘿，豆子。豆子抬眼看，是你呀，干吗？又低头狠狠地踢空罐一脚，说，去我家玩。我摆出很犹豫的表情没有立刻同意，其实我很想去，特别是装作犹豫的时候。值得欣慰的是豆子笨笨的不懂，还一直催，去不去呀。我说，好吧，去一下就回来，作无奈状。

豆子告诉我她大米哥哥去出差，小麦姐姐在上课，她没事先回家替妈妈添煤做饭。豆子说你最好别喝茶我最讨厌洗杯了。我说只要能讨好你我坚决不喝。豆子还领我参观她自己饲养的几只兔子，兔子老鼠似的苗条，耳朵长长的通红而透明。但它们的弹跳能力特好，乒乒乓乓地撞得竹笼乱晃。我说豆子，这兔子早晚会被你养成老鼠的。豆子很生气，说才不呢，刚养半年就长了一斤。我发现豆子的眼光兔子似的无奈；或者说兔子的眼光小女孩似的忧郁如豆子。

写两首准备酝酿出几句酸溜溜的诗句来，歌颂春天歌颂生活，他说这般美妙的时光不创作那也太没良心了。写两首还没找到灵感春天就一眨眼过去了。日子过得快跟心情舒畅有关，心情舒畅跟豆子有关。改为夏令时了机关的作息制度还是北京时，上班时间便显得慢悠悠的像你的人生一样没个了结。提前一刻钟老余头就率领我们单位的单身汉和光棍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政府食堂。这一段路上总能碰上豆子，我做鬼脸的同时豆

子骑在单车上咧嘴丑丑地一笑，老余他们气宇轩昂地跟我大谈国是，居然丝毫没有觉察。

所有的忧郁所有的快乐
在这里寻找
一种情绪一种伤感
都只能
此时诉说
也许没有开始没有结局没有故事
哪怕是一个错误
毕竟表达了
青春的瞬间

事到如今，每次从相思豆咖啡厅路过，热泪禁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但我绝不让它掉下来，绝不。

相思豆咖啡厅在电影院的围墙内。电影院的围墙就是电影广告栏，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新片预告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尊容。每周星期天晚七点是豆子单位的例会。每次能准时从广告栏里辨别豆子一晃而过的影子。我从容地骑车追过去，接过她的小挂包——那只我始终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鬼名堂的小挂包，送她到单位大门口，再交还她，说，等你噢。

豆子开会的两个钟头里，我在大街上信马由缰。骑到十字路口，一般情况下我会放开龙头，单车往哪里拐我就骑到哪。朋友们会不会被我打扰全看他的运气。

准九点我返回相思豆，向柜台里的老板娘打一响指，示意她两杯，然后坐在老位置等。热腾腾的咖啡几乎和豆子的脚步声一起进来。豆子把单车钥匙潇洒地抛在桌几上，坐下，噯地一声仰头叹气，十分深沉的模样，然后喋喋不休地责怪领导讲话太啰唆。豆子怀疑那个把下周打扫卫生的事讲了整整40分钟的副局长是更年期表现狂。

豆子讲完我讲。豆子左手支着脑袋认真地听，右手一小匙一小匙地把她杯里的咖啡舀到我杯里。我装作没看见，事实上我显然比她能喝。豆子舀完咖啡突然抬头问，你刚才讲什么啊？

我知道豆子根本没听进去。我注重的是有人听我讲，她注重的是有人跟她讲，讲什么反而无关紧要。我因为讲不完的话题，想说什么说什么，重复无所谓。我不生气，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乘机摸一下豆子的脑袋，说豆子真乖。尽管豆子搞不懂自己到底乖在哪里，还是得意地咬住下唇笑一下。我以摸她的脑袋作为最高奖赏。

有一次豆子说，老吴你真能讲，让我学到好多东西。我飘飘然起来，受到她的夸奖，我的嘴巴就像坏了的水龙头关也关不住。那天晚上豆子听得很疲倦、很吃力，一直在皱眉头。走

到门口，豆子说，老吴你真能讲，让我觉得你不可信。像受到当头棒喝，我愣了半天反应不过来。送她回家的路上我沮丧极了。

当你把什么都表白清楚的时候，你却无法表白你的表白是真诚的。

几天之内我无话可说。

我对土豆的好感来自童年的记忆。

冬天的早晨总是雾蒙蒙的。冬天的早晨的被窝真是暖和呀，暖和到什么也不想。我什么也不想，母亲坚持不懈地唤我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在门口的水沟旁刮洋芋，用碗片一个地刮，褐色的皮在水中飞舞翻滚而去。半箢篱的洋芋刮完交给母亲，母亲倒进锅里压在饭甑底下。灶边烧火的小姐姐一手绕过我的腰，握住我两只手腕在火边烤。张开十指我看到了灶火映照下自己的每一根指骨，一股酸麻的感觉穿经两臂抽打心尖。

吃早饭了，姐姐把她最心爱的火笼——那只提把上她刻有几朵梅花的小火笼塞在我脚下。脱开鞋子踩着，脚趾立刻有热烈的感受。太阳斜斜地晒过来，晒在稀溜稀溜喝粥的一家人的肩膀上，晒在那一大碗热气袅袅的洋芋上。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里，提到家、提到父母双亲、提到兄弟姐妹，首先浮现在脑海的就是一家人在太阳底下围着洋芋喝粥汤的情景。脚下踩火